

愈

愚

錄

愈愚錄卷一

寶應劉寶楠撰

漢碑引經

張表碑盤桓利貞今易作磐桓利居貞釋文磐本亦作盤此碑作盤與一本合太尉陳公碑泣涕漣如今易作泣血漣如劉熊碑束帛茭茭王君廟門斷碑束帛有瑣瑣與茭同郭仲奇碑虎視眈眈張壽碑覲覲虎視眈眈義同說文覲內視也孔彪碑祇用旣平今易無用字華嶽廟碑受茲參福劉修碑受茲參福今易作介福說文介大也經典通用介字衡方碑審審王臣審與蹇同張表碑審審匪躬本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之文孫根碑厥先出自有殷至於東叩大虐戡戔仁以東鄰爲紂蓋用東鄰殺

牛之文洪氏适云說文音卽爲喧此則以卽爲𠂔班固幽通賦

東𠂔虐而殲仁正作𠂔字衡立碑彭祖爲卽亦是以卽爲𠂔竊

疑古本周易必有作東𠂔者

丁君壽昌曰卽鄰古音同部假借字

張表碑動乎儉

中今易作險中顧氏諱吉日荀子俗儉而百姓不一楊倞注儉

當作險儉與險古蓋通用劉修碑鬼神富謙今易作福謙按釋

文福京作富郊特牲富者福也福富俱从畀聲故福亦作富婁

壽碑不可榮以祿又云匪祿是榮竝用否象傳文榮營通用虞

注營或作榮是也度尙碑暉光日新暉輝義近日新絕句與鄭

讀合

說詳王氏經義述聞案裴松之上三國志注表宋書樂志傳元正旦大會行禮詩唐八都神壇廟碑皆有暉光日新

句婁壽碑遁世無悶今文言傳作遯世无悶俱通用字又推乎

其不可拔也今易作確亦通用字華山廟碑乾小定位山澤通

氣雲行雨施既成萬物易之義也雲行句見彖傳既成句見說卦傳皆同今本乾川二句亦見說卦而作天地定位與廟碑異坤作川乃借用川字衡方碑剝小郝閣頌小兌孔穌碑乾山史晨奏銘乾山魏孔羨碑乾山竝隸體小變說詳王氏經義述聞劉熊碑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碑銘文皆四言此用易全句而稍變通之上引衡方碑少以文塞長以欽明文塞卽文思此今文家說後漢書馮衍第五倫陳寵傳注引尙書考靈耀俱作文塞郅惲傳塞晏之化注引鄭注考靈耀云道德純備謂之塞詩言其心塞淵毛傳塞實也與鄭注可互證魏受禪表欽明文塞義同樊毅復率下民租田口算碑縣竹江堰碑廣被四表唐扶頌德彼四表又追惟堯德廣彼之恩廣彼卽廣被亦卽光被魏羣臣上尊號

表光被四表作光字與今本同用假借也華嶽廟碑黎民時雍
張平子碑黎民時離黎民卽黎民漢碑黎陽多假作犁陽孔宙
碑於卞時應雍離通用孫氏淵如云卞卽弁之俗字卞音近
變故得通也北海相景君銘辨秩東作此用書平秩之文鄭注
周禮馮相氏引書作辨秩史記索隱曰大傳平爲辨是也王君
廟門斷碑庶績成喜喜熙義同楊雄劇秦美新亦作喜與碑同
陳球後碑口升大鹿封燕然山銘納于大麓案銘上云寅亮聖
皇登翼王室是以大麓爲大錄三公之位魏受禪表書陳納于
大鹿又遵大鹿之遺訓皆與陳球碑義同此亦今文說鹿麓通
用白石神君碑望于山川徧于羣臣華嶽廟碑辨于羣神徧正
字史記本紀作辨與此廟碑作辨竝假借字廟碑又云五歲壹

巡守壹與一同作五歲與史記本紀合督郵班碑涿遠而邇今
書作柔遠能邇郭旻碑柔遐能邇遐亦遠也張納碑乃訓五品
敷教在寬帝堯碑五品用訓此用五品不遜敬敷五教在寬之
文遜與訓同訓者順也漢書鄧禹傳引亦作訓史記本紀作馴
索隱曰史記馴字徐廣皆讀曰訓是也孔宙碑祗傳五教祗亦
敬也傳與敷通漢書文帝紀傳納以言師古曰傳讀曰敷是也
衡方碑維明維允此用惟明克允之文郭旻碑夙夜惟寅衡方
碑夙夜惟寅此隸體之變類篇以寅爲寅古文非也又衡方碑
能哲能惠今書作能哲而惠孔宙碑黎儀以康費鳳碑黎儀瘁
傷黎與黎同黎儀卽黎獻大傳民儀有十夫是也

丁君壽昌曰
古儀音俄獻

音莎儀獻
音近通用

華嶽廟碑鳥獸率舞鳳皇來儀今書作百獸率舞無

極山碑揚越之樅□條蕩樅下必是韓字條蕩卽條蕩又終南之敦物洪适云以敦物爲終南所產與松篠同科此異說也開平廟石闕銘九山甄旅今書作刊旅案隨山刊木說文引作榮木云榮槎識也史記本紀作隨山表木謂削木以爲識所以表道也此碑云甄旅者文選光武紀贊注引尙書緯鄭注又西征賦注竝云甄表也是亦用今文爲說與本紀說文義同唐扶頌優賢鴈歷袁良碑優旤之寵於斯盛矣攷古文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以歷字下屬今文夏侯說作優賢鴈歷與古文異詳孫疏此碑用今文說也孔彪碑無偏無黨遵王之素今書作遵王之路范式碑徽柔懿恭與今本同石經尙書殘碑作共或用假借也靈臺碑日昃不夏案無逸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日

稷卽日昃夏與暇同多方須暇之子孫鄭注本作夏云夏之言

假是也

以上引書

衡方碑樂旨君子案左襄十一年傳二十四年傳

昭十三年傳引詩樂旨君子杜注於襄十一年云謂諸侯有樂

美之德正義旨美也今詩作樂只旨只同音假借只語辭杜孔

訓旨爲美蓋就文爲義非正訓也張遷碑幣沛棠樹魏元丕碑

幣沛其縱幣與蔽同沛與沛同衡方碑禕隋在公費鳳別碑逶

蛇之節自公之操王政碑逶蛇允口張表碑委蛇公門司馬季

德碑委蛇其德侯成碑委蛇衡門

郭究碑亦云委蛇

任伯嗣碑衢路委

蛇唐扶頌在朝逶隨劉熊碑卷舒逶迤逢盛碑當遂逶迤並可

證委蛇之義詩釋文云韓詩作逶迤王伯厚詩攷載韓詩外傳

又作禕隋此碑惟衡方作禕隋與外傳合餘皆四家異文也鄭

季宣碑殂夜在公殂卽夙字張納碑夙宵在公孫根碑日宵在

公日宵猶夙夜也張表碑實命不同毛作寔此作實蓋本韓詩

見釋文北海相景君銘天寔爲之今詩亦作實堯廟碑赫如屋赭

屋卽渥省白石神君碑卜云其吉終然允臧作終然與唐石經

宋本合今詩作終焉誤詳阮太傅校勘記 宋書樂志晉荀勗

隆化樂歌三朝習吉終然允臧亦本詩都鄉正衛彈碑梵梵黍稷卽芄芄其麥芄芄黍苗之芄黍作黍

者漢碑多然平輿令薛君碑永矢不愆愆與諼同費鳳別碑愆

愆歌黍離思此用黍離悠悠蒼天之文楊震碑恂美且仁今叔

于田作洵通用字費鳳別碑塞裳而涉洵道阻而且長黃鳥集

于楚惴惴之臨穴案塞與塞同惴卽惴字西狹頌作惴惴其慄

隸書微異碑文皆五言故引詩各增語助議郎元賓碑殲我良

人夏承碑載此頁人載殲並殲字之省平與令辭君碑如可贖也人百其身今詩也作今嚴發碑西遲衡門西卽栖字說文曷鳥在巢上象形日在曷方而鳥曷故因以爲東曷之曷是其義也李翽夫人碑棲遲不就婁壽碑渾渙衡門孔彪碑餘暇渙渙繁陽令楊君碑渾泥樂志並可證棲遲之義孔宙碑稱彼光觥案七月釋文兕本或作光卷耳釋文兕字又作光呂覽精通篇養由基射光中石乃飲羽誠乎光也據此碑則作光爲正作光作光皆微異白石神君碑萬壽無疆古疆字三公山碑出從幽谷僊于喬木今詩從作自僊卽遷字假借袁良碑僊脩城之絕是也三公山碑羣羣百姓犁與黎同靈臺碑匪皇啟居今詩匪作不楊著碑頌甫班爵孫根碑圻甫考績頌與圻同甫與父

同譙敏碑昊天不惠逢盛碑顯天不惠降此大戾顯與昊同孔
彪碑先民是程此節引小宛文高彪碑獄獄生中案小宛宜岸
宜獄釋文岸韓詩作犴云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此作獄者
犴之或體字華嶽廟碑惟風及雨今詩惟作維平都相蔣君碑
蓼蓼者儀儀卽莪古義字从我得聲莪亦然衡方碑悼蓼儀之
劬勞孔耽神祠碑惟蓼儀曰愴愴皆作儀字又魯峻碑悲蓼義
之不報儀義並莪字之假借張納碑杼軸其空張壽碑杼軸罄
殫案作軸與箋義合釋文云柚本又作軸是也方言東齊土作
謂之杼木作謂之柚此又一義三公山碑或耘或芋今詩作秔
此作芋與漢書食貨志秔正字芋假借字又以穀士女此用
以穀我士女之文唐公房碑去其螟螣今詩作螟螣釋文云螣

說文作𧈧與此碑同今本說文作𧈧引詩亦作𧈧𧈧𧈧字同竹
邑相張君碑蚌賊不起據說文蚌爲蠶之古文詩作蠶則隸省
也無極山碑興雲祁祁今詩作興雨碑字作雲與呂氏春秋韓
詩外傳漢書食貨志合唐扶頌受天之帖受卽受字帖卽帖字
顧藹吉曰碑蓋借帖爲祐靈臺碑享大祭今上來多帖與此碑
同費鳳別碑鳩與女蘿今詩作萹案說文萹或从木作鳩此碑
用或體字唐公房碑癘蠱不遐案思齊烈假不瑕鄭箋厲假皆
病也鄭意烈與癘同假與瘕同故云皆病瑕作遐者通用字
大昕平輿令薛君碑張納碑平顯其光平卽丕字劉熊碑相繼
平顯隸體小異詩作不顯不亦丕也西狹頌克長克君衡方碑
克長克君克克字同劉熊碑岐嶷踰絕誕生岐嶷逢盛碑在克

岐嶷婁壽碑岐嶷有志武梁碑岐嶷有異武班碑岐嶷發蹤唐
扶頌少有岐嶷任伯嗣碑少履岐嶷醇懿之口郭仲奇碑秀有
岐嶷天然之資鄭固碑善性形於岐嶷俱本克岐克嶷之文推
傳箋意則以岐嶷爲正說文嶷小兒有知亦與傳箋合碑文嶷
疑竝見疑是假借字張表碑高朗令螭案螭卽融字偏旁互易
融終也與毛義同校尉熊君碑嘉樂君子顙顙令德嘉樂與禮
中庸合毛傳假嘉也謂假爲嘉之借字顙與顙同猶濕之或作
濕也夏承碑令問不已問與聞同白石神君碑率由舊章譙敏
碑祝睦後碑帥由舊章率帥通用衡方碑平都相蔣君碑顙顙
昂昂與卬同唐扶頌爰及鬼方爰覃義同劉熊碑惟德之偶
偶卽隅字假借劉寬後碑瑟競伊人伊維音近假借華山亭碑

逢斯瘳怒今詩作逢天憚怒天作斯者碑上句云畏天之威故
此避天字瘳與憚同方言戲憚怒也廣雅齊曰戲楚曰憚今詩

作憚與瘳同竝是假借西嶽華山碑白石神君碑魯相置孔子
卒史碑敬恭明祀今雲漢作明神釋文明祀本或作明神是陸
所見本不誤也李善注文選答張士然詩江文通雜詩皆作敬
恭明祀而東京賦注又作明神此後人據誤本毛詩改也三公
山碑峻極于天今詩作駿通用字劉熊碑民之秉彝顧諟吉日
案集韻彝古作彝張平子碑柔嘉伊則伊亦維也西狹頌郎中
郭君碑竝作惟則樊安碑厥祖曰仲山父翼佐周宣出納王命
爲之喉舌父與甫同出納二句卽本詩文堯廟碑惟序仲氏祖
統所出本繼於姬周之遺苗天生仲山甫翼佐中興宣王平功

遂受封於齊案詩仲山甫徂齊非封齊也封齊之說蓋本韓詩
漢書杜欽傳仲山甫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於齊亦本韓詩
爲說然傳言異姓碑言同姓未知孰是郭旻碑旣明且晉顧氏
鵠吉日說文古文哲從三吉碑變作舌劉子山斷碑不畏彊禦
北海相景君銘彊衙改節彊衙卽彊禦郭仲奇碑表職有關表
卯亥字蔡湛頌表職是望亦同郭旻碑又作表魏受禪表又作
表皆隸體之變司馬季德碑百兩旁旁彭旁一聲之轉劉熊碑
式序在位孫根碑式紋在位紋正字序假借字詩作序與劉熊
碑同孫叔敖碑拭序在朝拭又式之假借孔宙碑豐年多柔此
節用詩句郭輔碑克昌厥後今詩作后通用字逢盛碑日就月
將學有緝熙此亦節用詩句張表碑王君廟門斷碑二有馥其

馨案載芟詩有椒其馨椒乃倣字之誤釋文流倣與馥音近假

借見段氏說文注阮氏學經室集晉傳咸答潘尼詩吉甫作頌有馥其馨亦作

馥字張納碑庶慕奚斯口口之義共論敘紀著休烈度尙碑故

吏感清廟之頌歎斯父之詩謂奚斯季楊統碑庶考斯之頌儀

謂正考甫奚斯費鳳碑感奚斯之義刊銘元石楊震碑慕奚斯之追述

樹元石于墳道曹全碑嘉慕奚斯考甫之美乃共刊石紀功綏

民校尉熊君碑公子奚斯追羨遺蹟紀述前勳張遷表奚斯讚

魯考父頌殷案據諸碑則奚斯所作是作詩非是作寢與毛詩

義異說見段氏華嶽廟碑歲其有年案有駉詩歲其有無年字

然豐年正義引歲其有年唐石經有下旁添年字陸氏釋文云

又作歲其有年者皆衍文也此碑所云與釋文別本合衡方碑

不虞不陽虞吳同音通用郭旻碑檢蠻景彼此用憬彼淮夷之
義校官碑卑爾熾昌今詩作俾爾熾爾昌卑與俾同荀子宥坐
卑民不迷楊注卑讀爲俾是也又布政優優與左昭二十年傳
引同詩作敷政敷亦布也北周書蘇綽傳詩曰布政優優百祿
是求又南史夏侯詳子夔傳前兄後弟布政優優皆作布字高
彪碑口口申甫稽功倚衡倚與阿同度尙碑亂彼海外洪适云
卽截字以上引詩從事郭君碑卜商號咷喪子失名案檀弓子夏喪
其子而喪其明明作名者晏子春秋君上享其明臣下利其實
又云是上獨擅明利下流也明與名可通用韓子孤憤其不可
借以美明者藏本作名顧校以作明爲誤丁君壽昌曰古音明
入陽韻名入庚韻名明音義似不同爾雅日上爲名目不得爲

名竊謂明名假借字穀阮君神祠碑祭法曰山林川澤有益于民□□在祀典案祭法曰山林川谷丘陵所用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此碑文所本白石神君碑□問經國序民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此本祭統惟經國序民禮作治人之道鄭季宣碑咨父事君此用資於事父以事君之文禮記緇衣引書小民惟日怨資釋文資與咨同是咨資通也

以上引禮記 華嶽

廟碑周禮識方氏集古錄曰其字畫分明非謬缺疑當時周禮之學自如此案識職同莊子繕性篇心與心識釋文識向作職

二字皆从散聲假借字也

此引周禮

無極山碑□必豐碩酒必嘉栗

□必性字按左傳杜注嘉善也栗謹敬也劉炫以栗爲穗貌則與詩實穎實栗同嘉栗言穀旨酒言酒此碑酒必嘉栗與杜注

同蓋異義也費汎碑其先季文爲魯大夫有功封費因氏爲姓
洪适云左傳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碑作季文誤也陳球碑
公子完適齊爲桓公公正公正卽工正平與令辭君碑英名委
質宣昭令聞二語皆本左傳英當作莢葦長蔡湛頌協莢公門
此隸體之變又令聞左傳作令問耿勳碑敦詩說禮平都相蔣
君碑敦書說禮西狹頌敦詩悅禮王元賓碑敦書悅禮俱本說
禮樂而敦詩書之文殷華碑敦詩閱禮閱與說通張平子碑介
盧之所識卽指介葛盧識牛鳴事樊毅復華下民租田口算碑
魯不脩大室春秋作譏樊毅脩華嶽廟碑世室不脩春秋作譏
案春秋文公十三年大室屋壞左傳作大室公羊作世室世大
義同字亦通用孫叔敖碑寔堅禹稷寔與庭同劉熊碑養口之

福案成十三年傳能者養之以福漢書五行律厯志作養以之
福與此碑合可證今本左傳之誤樊敏碑晏嬰邱殿今左傳作
邱殿猶詩邶風亦作邱風

以上引左傳

白石神君碑觸石而出膚寸

而合不終朝日而澍雨沾洽翁氏方綱兩漢金石記僖三十一
年公羊傳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
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太山爾據此傳文初無雲
字唐人類書引此乃加一雲字曰唯太山雲爾誤也何休注曰
言其觸石理而出無有膚寸而不合下文河海潤于千里注曰
亦能通氣致雨潤澤及于千里據此則所謂出合者山之氣爲
之也觀是碑上言幽讚長育下言澍雨沾洽信知公羊二語之
不指雲矣案翁氏以觸石二句爲山氣非山雲不知雲亦氣也

尙書大傳五嶽皆觸石出雲扶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卽本
公羊傳三公山碑觸石興雲不崇朝而雨祀三公山神碑興雲
膚寸無極山碑觸石膚寸興雲祁祁西嶽華山碑觸石興雲雨
我農桑皆指雲說其非始於唐人明甚但太山下不必更增雲
字此則類書之誤

此引公羊傳

景君碑高彪碑慎終追遠督郵班碑

慎終焉追遠尙德乎歸厚碑文五言故增于字劉熊碑政猶北
辰眾星所從從亦拱也祝睦碑導濟以禮案此用造之以德齊
之以禮之文道作導與皇本高麗本同齊作濟者別一義亦得
通也費鳳碑有恥且恪祝睦碑有恥且恪恪正字恪借字今本
作格亦是借字費鳳碑舉直措枉樊安碑舉直錯枉措錯通用
華山廟碑周鑒於二代今本鑒作監劉熊碑魯無君子斯焉取

旃今本旃作斯孫根碑東隆立朝本束帶立於朝之文隆卽肇
帶之肇王政碑無申棠之欲申棠卽申根今字欲下加心後人
所增也蔡湛頌有君子道四焉無之字古本亦同婁壽碑善與
人交久而能敬案此謂晏子敬人周禮大宰二曰敬故鄭注敬
故不慢舊也晏平仲久而敬之晉書鄧騫傳善與人交久而益
敬皆與此碑義同謁者景君墓表惟君束脩仁知朱龜碑仁義
成於束脩孝弟根其本性冀州從事郭君碑束脩勤恪金恭碑
束脩聰□□□以束脩爲童幼之稱與鄭氏合衡方碑用行舍
臧張表碑舍之則臧臧藏同丁君壽昌日說文無藏字高彪碑
漢書皆作臧藏藏古今字五十以學數學同孔彪碑可以託六不言六尺之孤者省文也
費鳳別碑仰之以彌高鑽之而彌堅碑文五言故增語助嚴發

碑鐫堅仰高鐫與鑽義近孔廟禮器碑遑遑之思錢氏大昕說
遑遑卽卓爾沛相范君墓碣茂而不實顏氏暴顛茂秀義同碑
以苗而不秀二句爲顏子發禰衡顏子碑秀不實振芳風唐元
宗顏子贊秀而不實得無慟焉漢唐人舊說皆如此劉脩碑其
於鄉黨遜遜如也祝睦後碑鄉黨遜遜朝廷便便案遜遜義與
恂同史記孔子世家索隱云恂恂有本作遜遜與祝睦後碑合
衡方碑閭閻侃侃唐扶頌衍衍閭閻衍與侃同費鳳別碑南容
復珪今本作圭陳度碑意則屢中意與億同唐扶頌四遠童冠
樞衣受業又云五六六七化導若神此用冠者五六人童子六
七人之文隸釋有員興宗荅洪丞相書堯祠請雨碑五六六七
化導若神五六者三十六七者四十二謂七十二子案此漢人

異義以童冠爲受業然未嘗以五六六七必爲七十二子員氏
殆臆說也項安世據漢志郊祀用舞樂七十二人以論語五六
六七爲七十二亦誤又頌朝有公卓洪适云卽孟公綽案左哀
九年傳使孟公綽辭師於吳釋文綽本又作卓是卓綽通也堯
廟碑無爲如治如與而同州輔碑所謂摩而不鄰涅而不緇者
摩與磨同鄰卽隣之假借費鳳別碑涅而不滓廷尉仲定碑泥
而不滓叔尉熊君碑泥而不滓穢案史記屈原賈生傳云皜然
泥而不滓者也後漢書隗囂傳賢者泥而不滓又東方朔畫贊
涅而無滓與三碑略同皆齊古魯異文婁壽碑榮且溺之耦耕
且溺卽沮溺劉子山陰碑綴之斯來動之斯蘇今本作和校尉
熊君碑劉寬碑其存也榮其亡也哀劉寬後碑生榮亡哀郭究

碑生榮死哀文並微具平都相蔣君碑遵五遊四洪适云後漢

傳有遵五遊四之文此碑亦然蓋漢人傳魯論有如此者以上引論

諸議郎元賓碑退不枉尺直擇擇與尋同李翊碑比烈陵於卽

於陵之倒文三公山碑其桌如火牀卽叔字古本作木或借叔

其从竹作菽者後人所加也以上引孟子張遷碑周憬功勳銘歲在

攝提爾雅作攝提格封龍山碑歲辰執涂爾雅作執徐費鳳碑

歲格于大尤爾雅作大荒落此無落字省文逢盛碑歲在協給

爾雅作協洽韓勑碑青龍在涪歎爾雅作涪灘穀阮神祠碑作

詔之歲與漢書天文志合爾雅作作噩高彪碑龍在困敦此引爾雅

堯廟碑故能高如不危滿如不溢如與而同此引孝經三公山碑馬

驚報秀案魯語馬驚不過稂莠韋昭注稂童梁說文有稂無稂

據碑文則漢時已有稂字稂秀禾采生而不成者之稱魯語作莠恐非白石神君碑故天無伏陰地無羶陽水無沈氣火無災燿時無達數物無害生六句全見周語惟羶陽作散陽羶卽鮮字亦卽散也李善注文選景福殿賦引作災燿得此碑可知選注乃後人所改矣張平子碑遷太史令實掌重黎麻祀之度亦能燿燿敦大天明地德光照有漢案鄭語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此碑文所本說文燿明也春秋傳曰燿燿天地燿卽燿之隸省碑文與許氏合作淳者假借字祝睦碑淳曜天地亦同本鄭語城垣碑至于元月今本于作於

以上引國語

夏堪碑仲泥何恠洪氏譏其狎侮之罪大于子雲之準

易案爾雅水潦所止泥丘釋文依字又作泥郭璞云頂上滂下

者說文坭反頂受水土也从土从泥省泥亦聲據孔子世家叔梁紇與顏氏女禱於尼土得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土字仲尼段氏玉裁云坭是正字泥是古通用字尼是假借字漢碑有作仲泥者淺人深非之豈知其合古義哉

觀國之光

易觀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彖傳觀國之光尚賓也案聘禮記歸大禮之日既受饗餼請觀訝帥之自下門入注聘於是國欲見其宗廟之好百官之富若尤尊大之焉帥猶道也從下門入游觀非正也此卽尚賓之禮

鬼方

易言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鬼方不知何地漢書匡衡傳疏曰

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
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
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應劭注鬼方遠方也此望文爲義
然鬼方亦是國名史記楚世家陸終娶於鬼方氏是也後漢書
章帝紀有司奏云孝明皇帝克伐鬼方開道西域李賢注鬼方
遠方猶沿應
氏之西羌傳云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岳
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濱於賜支至平
河首綿地千里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者也南接巴蜀徼外蠻
夷西北鄰善車師諸國夏后氏太康失國四夷皆叛及后相卽
位乃征畎夷后桀之亂畎夷入居邠岐之間成湯旣興伐而攘
之及殷室中衰諸夷皆叛至於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

其詩曰自彼氏羌莫敢不來王及武乙暴虐大戎寇邊周古公

踰梁山而避於岐下及子季歷遂伐西落鬼戎

李賢注易曰高宗伐鬼方前書

音義曰鬼方遠方也竹書紀年周王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也案漢書音義卽應劭注見隋書經籍志

逸周書王

會解言正西有鬼親國陳氏逢衡補注云卽鬼戎然則鬼方卽西戎矣晉書北狄傳匈奴之類總謂之北狄夏日薰鬻殷曰鬼方周日獫狁漢曰匈奴魏曰突厥出漢書音義又干寶云鬼方北國坎當北方故解鬼以鬼方爲北狄竝異文散見

澤中有火

丹鉛總錄易澤中有火素問云澤中有陽燄如火烟騰騰而起于水面者是也文選海賦陰火潛然唐顧況使新羅詩陰火暝

潛燒又云拾遺記西海之西有浮玉山山下有穴穴中有水其色如水波濤灌陽而火不滅此句恐有誤字名曰陰火木元虛海賦所云陰火潛然者也唐詩陰火雨中然

信及豚魚

豚魚二物也伯牙鼓琴而淫魚出聽此信及魚也或以信及豚無據按北周書陸通傳弟逞除京兆尹都界有豚生數子經旬而死其家又有豬逐乳養之諸豚賴之以活時論以逞仁政所致

詩書序

孟子列傳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按詩書序多與孟子合豈孟子作序而後儒增潤之與此雖孤證姑存一說

丁氏晏日毛鄭詩釋序以詩
序爲子夏作而孟子述之

孟子與高子論詩而絲衣序云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正義孟軻
弟子有公孫丑者稱高子之言以問孟子則高子與孟子同時
趙岐以爲齊人是也

橋卽輶

書益稷子乘四載史記夏本紀山行乘橦徐廣曰橦一作橋河
渠書山行卽橋漢書溝洫志山行則橦韋昭曰橦木器如今輿
牀人舉以行也按橦卽輿牀今山行亦用之其制如肩輿而稍
短故韋說以爲如今輿牀也
如淳以橦爲履下鐵鐵徐
廣以橦爲直輶車皆非 橦橦音
近故本紀作橦橦作橋者亦是假音之字橋與輶同南齊書薛
淵傳淵從駕乘虜橋先是敕羌虜橋不得入仗爲有司所奏免

官見原虜橋卽虜輶此古稱之僅存者也

史記集解書疏引尸

勢篇山用標說文標山行所乘者書疏引應劭云楊或作標爲人所牽引也案今山輶亦用繩以牽引則標亦當是輶之別名

春秋文十五年公羊傳脅我而歸之筍將而來也何休注筍者

竹篴一名編輿齊魯以此名之曰筍釋文筍音峻攷史記張耳

傳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篴輿前韋昭曰輿

輿上當有篴字

如今輿牀人

舁以行

服虔曰篴音編編竹木如今峻可以糞除也此則一義

說文亦云篴竹輿也是筍

亦輿牀其制雖有竹木之異

从木則爲權爲楊从竹則爲筍爲篴

而爲今之輶無

疑也漢書嚴助傳輿輶而踰領服虔曰輶音橋梁

謂音橋梁之橋此本河渠

書足見橋輶音同

謂隘道輿車也臣瓚曰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

行是也項昭曰陵絕水曰輶音旗廟反領山領也不通船車運

轉皆擔輿也師古曰服音瓚說是也項氏謬矣此直言以輶過

魚尾錄卷一
頤耳何云陵絕水平又旗廟之音無所依據踰與踰同如師古
說是輶爲輿牀卽今之肩輿也

撻記

書撻以記之與上文侯明竝謂鄉射鄉射記云射者有過則撻
之注過謂矢揚中人凡射時矢中人當刑之今鄉會眾賢以禮
樂勸民而射者中人本意在侯去傷害之心遠是以輕之以扑
撻於中庭而已書曰扑作教刑

冀州

冀州爲九州之一亦爲中國之統名逸周書嘗麥解執蚩尤殺
之於中冀又云無類於冀州史記三皇本紀女媧迺鍊五色石
以補天斷鰲足以立四極聚蘆灰以止滔水以濟冀州晏子春

秋內篇問上曰糾合兄弟撫存冀州

今本作冀州非

呂氏春秋本味篇

曰山之水高泉之山其上有涌泉焉冀州之原高注冀州在中

央水泉東流經於冀州故曰之原楚辭雲中君篇覽冀州兮有

餘橫四海兮焉窮

王逸注兩河間日冀州似未確

淮南子墜形訓正中冀州曰

中土高誘注冀大也四方之主故曰中土也覽冥訓今夫赤螭

青虬之游冀州也注冀九州中謂今四海之內又尙佯冀州之

際又殺黑龍以濟冀州又淫水涸冀州平泰族訓故得道則以

百里之地令於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皆統中國

言

中國亦稱齊州列子黃帝篇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張湛注斯
離也齊中也周穆王篇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湯問篇四海之

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又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實丹而味酸齊州珍之又禹之治水土也謬之一國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力命篇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皆本爾雅訓齊爲中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

史記宋微子世家引洪範云維辟作福維辟作威維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與僞孔本同而三王世家引書曰臣不作威不作福案漢書廣陵厲王胥傳書曰臣不作福臣不作威師古注引洪範云臣無有作威作福傳本先福後威注本先威後福後漢書第五倫傳書曰臣無作威作福楊震傳書曰臣無作威作福王食李固傳作威作福宦者列傳贊注尙書曰臣無作威作福臣有作威

作福其害於而家凶於而國三國志魏蔣濟傳時有詔詔夏侯
尚曰作威作福殺人活人濟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明誠吳朱桓
傳注孫盛曰書云臣無作威作福作威作福則害于爾家凶于
爾國當是別有一本先言作威後言作福故史記互異隋書梁
臧傳臣
聞臣無有作威福臣之作威福其
害乎而家凶乎而國亦先威後福

曰蒙

書洪範曰蒙卽爾雅之雲爾雅天氣下地不應曰雲地氣發天
不應曰霧今人知霧不知蒙漢書五行志下引京房易傳曰霧
上下合也蒙如塵雲又京房傳上封事曰辛酉以來蒙氣衰去
太陽精明也日迺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又蒙氣復起太陽
復侵色此蒙霧之異史記宋世家引洪範曰蒙作日霧對文異
散則通也後漢書郎顗傳竊見正月以來

陰闇連日易內傳日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也李賢注易稽覽圖日日食之比陰得陽蒙之比也陰冒陽也鄭元注云蒙氣也比非一也邪臣謀覆冒其君先霧從夜昏起或從夜半或平旦君不覺悟日中不解遂成蒙君復不覺悟下爲霧也比者庶案此以人事言與洪範日蒙恆風若義近

我二人共貞

洛誥我二人共貞二人謂周公召公此述使者所致詞也周禮小宗伯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注鄭司農云大貞謂卜立君卜大封又天府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熾惡注問事之正曰貞謂問於龜鄭司農云師貞丈人吉問於丈人國語曰貞於陽卜又大卜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既高作龜注鄭司農云貞問也國有大疑問於著龜元謂貞之爲問易曰師貞丈人吉案師貞之貞與利貞同洪範所謂卜筮曰貞日悔也二鄭以貞丈人爲一句此別一義

左哀十七年傳衛

侯貞卜皆以貞爲問也

丁壽昌曰說文貞从卜从貝卜者持貝以問

馬融書注貞當

也孫疏以我二人爲成王與周公言公示子卜吉之美我二人共當之其說未得

觀上文件來則此二人爲二公無疑

周公攝政非攝位

書序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案大誥王若曰王卽指成王鄭注王謂攝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代王也孔穎達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周公自稱爲王則是不爲臣矣大聖作則豈爲是乎孔氏此說足以駁正鄭氏今以序文觀之周公相成王相者謂爲冢宰也冢宰稱王有是理乎漢書翟方進傳莽依周書作大誥作攝皇帝若日然則以王爲周公其誤不始於鄭矣

洛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馬注惟七年
周公攝政天下太平鄭注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受命皆
七年而崩及周公攝政不敢過其數也

案鄭氏解七年甚泥然云攝政不云攝位尙未爲誤大約秦
漢諸儒皆以攝政爲卽攝位故或言攝政或言攝位一人之
說前後不同

逸周書明堂解卽克紂六年而武王崩成王嗣幼弱未能踐天
子之位周公攝政君天下弭亂六年而天下大治乃會方國諸
侯於宗周大朝諸侯明堂之位天子之位負斧依南面立率公
卿士侍於左右以下與禮記明堂位略同末云宗周明堂之位也明堂明諸
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焉而明盧本改作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制禮

作樂而天下大服萬國各致其方賄七年致政於成王陳君逢
衡補注引汪師韓曰未能踐天子之位猶曰未踐明堂之位以
聽政耳時成王年十五歲攝政者行君之政令故曰君天下而
不曰天下君逮弭亂六年成王年已二十能行天子政令矣於
是乃會方國諸侯而朝之其曰天子之位者天子卽成王也位
卽成王之位也率公卿士侍於左右誰率之乎乃周公率而侍
於成王之左右卽王會解所云周公在左太公在右旁天子而
立於堂上者也周公建焉建此堂耳明堂明諸侯之尊卑而謂
周公敢以諸侯而居天子之位乎至七年致政則凡政無不自
成王出者蓋在六年猶不離乎周公也其文義顯明若此明堂
位乃刪去之位二字而曰天子負斧依似天子卽指周公且移

其解之後文於前改明爲朝而曰朝諸侯於明堂之位改宗周爲周公而曰此周公明堂之位也刪去故周公建焉五字而增損其文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逢衡案此解言攝政可與紀年成王元年命周文公冢百官參看此乃三代諒闇之制冢宰掌邦治之職其曰君天下者蓋謂君理天下非謂爲天下君也

案汪陳說皆是左定四年傳周公爲太宰相王室以尹天下

左氏之尹天下卽周書之君天下

春秋左隱元年君氏卒公穀作尹氏左昭二十年傳

棠君尙釋文君或作尹荀子大略篇堯學於君疇漢書古今人表作尹疇新序口口篇堯學於尹壽是二字通用

又成開解成王元年大開告用周公曰嗚呼云云作雒解武王崩周公立相天子云云皇門解維正月庚午周公格左閭門云

云大戒解維正月既生魄王訪於周公云云

尙書大傳武王死成王幼周公盛養成王使召公奭爲傅周公

身居位

謂冢宰位

聽天下爲政又云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又云

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

案隋書李德林傳德林復魏收論齊書起元事曰卽位之元

春秋常義謹案魯君息姑不稱卽位亦有元年非獨卽位得

稱元年也議云

謂齊

受終之元尙書之古典謹案大傳周公

攝政一年救亂二年伐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

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論者或以舜禹受終是爲

天子然則周公以臣禮而死此亦稱元非獨受終爲帝也收

重遺書曰以魯公諸侯之事昨小爲疑息姑不書卽位舜禹

亦不言卽位息姑雖攝尙得書元舜禹之攝稱元案舜禹爲天子方稱

元非在攝政時理也周公居攝一年救亂似不稱元此說甚是一之與元

其事何別更有所見幸請論之德林答曰攝之與相其義一

也故周公攝政孔子曰周公相成王魏武相漢曹植曰如虞

翼唐或云或謂齊議高祖身未居攝灼然非理謂稱元攝者專賞

罰之名古今事殊不可以體爲斷謂舜禹居攝得稱元齊高祖未居攝不得稱元是爲

古今事殊其實舜禹居攝亦未攝元也陸機見舜肆類上帝班瑞羣后便云舜

有天下須格於文祖也欲使晉之三主異於舜攝三主未有天下故與

舜攝竊以爲舜若堯死獄訟不歸便是夏朝之益何得云須

格於文祖也原本云字作不此以意改若使用王者之禮便曰卽眞則周

公負扆朝諸侯霍光行周公之事皆真帝乎斯不然矣必知

高祖與舜攝不殊

高祖未居攝何云與舜不殊

不得從士衡之謬或以爲

書元年者當時實錄非追書也大齊之興實由武帝謙匿受命豈直史也比觀論者間追舉受命之元多有河漢但言追數受命之歲情或安之似所怖者元字耳事類□□是許其一年不許其元年也案易黃裳元吉鄭元注云如舜試天子周公攝政是以試攝不殊大傳雖無元字一之與元無異義也謹案德林說非也魯隱列于諸侯明已卽位而隱公自居於攝將以讓桓故春秋不書卽位以成其志非未卽位也隱是攝位與舜禹周公攝政不同而援魯隱攝位書元舜禹受終稱元遂謂大傳周公居攝一年卽元年其意謂舜禹周公

皆居攝皆未爲天子而得稱元則齊高亦可稱元不知舜禹受終稱元皆在堯舜旣崩之後其時舜禹已爲天子若堯舜未崩舜禹皆是臣何得稱元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鄭康成曰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卽位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此則舜攝政未改元之明驗也今以格于文祖之月正混于受終之正月又以舜爲天子稱元前移之於居攝時顯與尙書不合大傳周公居攝一年自就七年分言其時成王自有元年何得周公更別有元而以一年爲卽元年可乎齊高受命稱元此因緯書有虞芮質成之年爲受命之始其年稱元故相沿皆有此說不知文王並未稱元此亦後人就其受命之始而歷數之以見王業之基始于此年非文王敢

稱元也德林此書由誤解大傳故說多紕繆因備載其說而辨之

竹書紀年成王元年丁酉春正月王卽位命冢宰周文公總百

官

紀年雖僞書然此條尙可從

詩鴟鴞序注未知周公之志者未知其欲攝政之意東山序注成王旣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周公歸攝政三監及淮夷叛閔予小子序闕王朝於廟也鄭注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卽政朝於廟也

案據閔予小子序注則成王卽政本在三年除喪之後而成王此時尙未能親政故周公復攝行之若武王初崩成王身居諒闇其時三年攝政自是冢宰之常事不獨周公爲然論

語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子以其說推之孟子云舜相堯二十有八載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也而如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又云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據此則堯舜之崩丹朱及舜之子時皆居諒闇故舜禹各有攝政之責所謂百官總己以聽於

冢宰三年也迨三年之後嗣王釋服應卽帝位

白虎通云王者既殯而卽

繼體之位何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乃卽位改元又云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者謂稱王統事發令也尙書曰高宗諒闇三年是也論語曰云云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三年除喪乃卽位統事踐阼爲主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故天子諸侯凡三年卽位終始之義乃備所以諒闇三年卒孝子之道案舊君既殯新君卽位所以正位之始也踰年又行卽位改元之禮二者雖暫居位而平時則仍在諒闇至三年後始居位聽政耳然則堯舜殯後丹朱及舜之子禮應卽位踰年亦應卽位改元然以堯舜禪位之命必不敢行卽位之禮此禮之變也

而朝覲訟獄已有所歸欲避之而不可得故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然後云者明前此未踐位也云居堯之宮居宮卽是居位而孟子以爲篡是知舜之攝政非攝位矣又孟子對咸邱蒙曰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

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率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孟子此言以明舜當堯時不爲天子也不爲天子則斷不敢居堯之位也然則堯老舜攝其爲攝政明矣若然堯典帝曰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帝曰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此非言位而何曰堯以天下禪舜故有巽位陟位之言然舜固未敢居堯位也故曰舜讓于德弗嗣弗嗣者弗敢受堯之禪也弗敢受禪而但攝政故下文言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謂受攝政之終命也史公說舜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上言攝行下言踐帝位文字分明若舜當堯之時已受堯禪而堯崩三年之後乃復避居外邑以讓丹朱是作僞也舜僞之于前而禹益復僞之于後是又相率而爲僞也夫豈其然也惟

是堯雖以天下禪舜而舜並未受禪

舜受禪在堯崩三年之後

禪者禪位

也不受位而但攝政故必終三年冢宰之責而後去也及羣

情歸向不獲遂其避居之念始不得已而受之故曰天也非

人之所能爲也是故知舜之爲攝政而非攝位則知周公亦

是攝政而非攝位矣不獨此也伊尹放太甲於桐

據孟子知太甲居桐

凡六年而立在外丙仲壬之後則非居諫闇也其時政事皆伊尹所攝而太甲之位

仍自如故不聞伊尹攝代之也

伊尹雖放太甲未嘗別立君然則太甲卽不遷善悔過度

亦惟終於桐宮耳後世人臣廢立如霍光輩皆以伊尹爲辭不知何緣而爲此比附是故就君臣之倫

言之天無二日地無二王人臣不敢居天子之位所以防禍

亂也至於政則君臣所共君所不能爲者臣卽當爲義所宜

然竝非行權道也後世此義不明而子之行之以於燕王荅曹

操行之於漢是以篡竊廢立禍貽萬世邪說之害人固如是哉

列子楊朱篇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邵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

呂氏春秋古樂篇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

鄭氏發墨守隱爲攝位周公爲攝政雖俱相幼君攝政與攝位異也

左傳隱元年正義何休以爲古制諸侯幼弱天子命賢大夫輔相爲政無攝代之義昔周公居攝死不記崩今隱公生稱侯死稱薨何因得爲攝者周公攝政仍以成王爲主直攝其政事而已所有大事稟王命以行之致政之後乃死故卒稱薨不稱崩

隱公所攝則位亦攝之以桓爲太子

此語未當

所有大事皆專命以

行攝位被殺在君位而死故生稱公死稱薨是與周公異也

案此辨攝政攝位之異甚確然隱公明是攝位而春秋猶且不書卽位以成隱公之志爲夫攝位者隱公所不忍言也以隱公所不忍言者而妄加之周公是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以上言周公攝政不誤

禮記文王世子成王幼不能蒞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注蒞視也不能視阼階行人君之事踐履也代成王履阼階攝王位治天下也

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末云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注周公踐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

侯也不于宗廟辟王也天子周公也負之言背也斧依爲斧文
屏風於戶牖之間周公於前立焉明堂位又云武王崩成王幼
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
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

案此皆漢儒傳聞異辭摭拾禮經竝治攝政卽攝位之說

荀子儒效篇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
惡天下之倍周也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偃然如固有之而
天下不稱貪焉周公歸周反籍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然而
周公北面而朝之天子也者不可以少當也不可以假攝爲也
能則天下歸之不能則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
以屬天下惡天下之離周也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籍焉明

不滅主之義也周公無天下矣鄉有天下今無天下非擅也

楊注

擅與禪同

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非奪也變執次序節然也故以

枝代主而非越也以弟誅兄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
又曰武王崩成王幼周公辟成王而及武王履天下之籍負屨
而坐諸侯趨走堂下

韓非難二周公旦假爲天子七年成王壯授之以政

家語觀周篇孔子適周觀乎明堂觀四門墉有周公相成王抱
之負斧展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

史記周本紀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叛周公乃攝行

政當國又云周公行政十

同七年

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

羣臣之位魯世家武王既崩成王少在襁葆之中周公恐天下

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又云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成王臨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諸侯燕世家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管蔡世家周公代成王治當國宋微子世家周公代行政當國

案成王立年

周禮踰年改元嗣王卽位說者以成王卽位在釋服後非也

周本紀但言在

強葆而不言其歲之多少

蒙恬列傳淮南要略並同

琴操云武王崩太子

誦年七歲周易集解引干寶云武王之崩年九十三矣而成

王八歲古尚書說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鄭康成說武王崩

成王年十歲說各不同案文王世子言周公抗世子法於伯

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又周公居東作鸛鳴

之詩以貽王冀王之感悟此皆非強葆及十歲以下所能知

也成王啟籒見書而執書以泣出郊親迎恐亦非十五歲以

下童子所能然則成王立年當如古尚書之說為得鄭說武王崩成

王年十歲至年十三釋服而流言興焉公居東三年是為成

王年十五周公反周之後三監及淮夷叛周公攝政七年始

反政是為成王年二十二然如其說則周公攝政凡十三年

而以前六年攝政不數但數後七年可知其說之不足信矣

而後世誤信史公據強葆之一言遂創為周公抱成王負斧

扈南面而朝諸侯之說然猶曰抱成王也不敢謂周公儼然

南面也無稽之言猶知所忌亦可見其說之不自安矣

淮南子齊俗訓武王既沒殷民叛之周公踐東宮履乘石高注

升車有乘石也攝天子之位負扈而朝諸侯七年而致政成王汜論訓

武王崩成王幼周公繼文武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負

扈而朝諸侯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

韓詩外傳卷三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卷七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德履天子之位聽天子之政抱成王而朝諸侯成王壯周公致政北面而事之卷八成王假天子之尊位七年抱朴子良規篇周公之攝王位舍道用權以安社稷

三國志魏文帝紀注引孔子曰周公其不爲聖乎以天下讓

案此亂臣賊子之言託名孔子大謬至若慕容盛不學之徒

妄譏賢聖有謂周公專臨朝之權闕北面之禮

晉書載記

則眞小

人無忌憚矣 以上皆以攝政爲卽攝位竝誤

愈愚錄卷二

寶應劉寶楠撰

周南召南

韓非子說林下周南之戰公孫喜死焉史記太史公自序漢書
司馬遷傳竝云太史公畱滯周南徐廣曰摯虞曰古之周南今
之洛陽如淳曰周南洛陽也張晏曰洛陽而謂周南者自陝以
東陝當作邾說見分邾條皆周南之地也由此言之則召南乃自邾以西

也宋書武帝紀周召保傳出總二南二南卽謂分邾又范蔚宗
傳陝西有勿翦之思陝西卽邾西謂召南甘棠篇周召分邾各
治所屬之國各采屬國之詩周公所采得者謂之周南召公所
采得者謂之召南以其不專一國故不繫以國名自來訓釋皆

誤陳君立曰案周南所載地名如江漢汝墳卽在陝以西而南此說極確
召南所載地名如南山江汜江沔皆在陝以西而南此說極確

南者詩體之名猶言風雅頌也詩以雅以南禮胥鼓南左襄二十九年傳見舞象箛南箛者舞時堂上歌其舞曲故箛稱南也南是樂之聲故成九年傳晉侯見鍾儀使與之琴操南音襄十八年傳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北風南風卽北音南音若今人言北曲南曲也張衡南都賦坐南歌兮起鄭舞則南歌猶南音矣呂覽音初篇禹行功見塗山之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呂覽又以孔甲破斧之歌爲東音殷整甲實始作爲西音有娥氏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作爲北音據此則稱南者本取南方以爲名繼則以南爲詩體故曰周南

召南

齊侯

逸周書諡法解執心克莊曰齊資輔共就曰齊案春秋魯成公

妃姜氏諡齊姜襄公妃歸氏諡齊歸史記高祖功臣表貫齊侯

呂海陽齊信侯搖母餘柳上齊侯戎賜宣曲齊侯丁義絳陽

表漢表作齊侯其石朝陽齊侯華寄深澤

齊侯趙將夜漢表作將夕戚齊侯班惠景閒侯年表梧齊侯陽成延

平定齊侯市人皆諡齊也詩何彼穠矣平王齊侯對言皆以美

諡為徽稱如寧王康侯烈祖文考之例

憤辱

邶柏舟箋憤辱無照察疏義無所發明案老子曰知其白守其

辱爲天下谷又云大白若辱辱與白相反爲文士昏禮注以白造繙曰辱

習習谷風

邶詩毛傳習習和舒貌東風謂之谷風陰陽和而谷風至小雅鄭箋習習和譟之貌東風謂之谷風宋嚴粲不從傳箋而以谷風爲疾風故以興夫婦朋友之失道爾雅雖訓東風爲谷風東風固亦有暴疾者案嚴氏說是也習習者不已之辭說文習數飛也易習坎虞注習常也劉注水流行不休故曰習然則終日暴風而不已亦得爲習習非和舒和調之謂也漢書王莽傳莽進所徵杜陵史氏女爲皇后其夕穀風迅疾從東北來師古曰穀風卽谷風淮南天文訓虎嘯而谷風至亦謂暴風

爾雅孫注谷之言穀

穀生也谷風者生

長之風此別一義穀谷古通用若書昧谷伏生傳作柳穀是也

月令孟春之月東風解凍正義通卦驗云正月中猛風至注云

猛風動搖樹木有聲者谷風蓋猶猛風之比小雅次章云習習

谷風惟風及頽爾雅焚輪謂之頽李巡郭璞並以頽爲暴風則

詩以惟風及頽正爲朋友乖失之驗三章云習習谷風惟山崔

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則暴風所被肅殺之氣草木搖落是谷

風之爲暴風不待他證其義已明矣毛傳頽風之焚輪者也風

薄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崔巍山巔也雖盛夏萬物茂壯

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鄭箋此言東風生長之風也山巔之

上草木猶及之然而盛夏養萬物之時草木枝葉猶有萎槁者

案爾雅李巡注焚輪暴風從上來降謂之頽孫炎注迴風從上

下曰頽郭璞注云暴風從上下則頽非相扶而上也其相扶而上者爾雅扶搖謂之猋也李巡注扶搖暴風從下升上故曰猋孫炎注迴風從下上曰猋郭璞注暴風從下上毛傳所釋是誤以猋爲頽然猋頽皆是暴風若以和風與暴風爲辭亦非相扶之義正義彼迴風從上下谷風未與相扶謂之爲頽若谷風既與相扶而上則於爾雅爲猋不復爲頽也詩言頽據其未爲之辭不足辨也盛夏草木固有萎槁然詩言無草不死無木不萎亦不當如傳箋所訓

方中

詩日之方中定之方中謂向中也史記天官書日方南曰方北索隱方猶向也傳箋以方爲四方之方皆非杜氏文錄曰說文廐曰在西方側時也許意蓋以中後爲廐日已過中故云日在西方然非正在西故又云方側時也以形容之今本側時二字誤倒耳許言方側時

亦謂向側之時可以互證

杭

詩河廣一葦杭之杭與航同說文航方舟也

徐鉉曰俗別作航非是魏書文帝紀

注帝爲詩曰誰謂江水廣一葦可以航

後漢書文苑杜篤傳造舟於渭北航涇流

李賢注航舟度也太元更首次六入水載車出水載杭劇首上

九海水羣飛獒于天杭皆用杭字杭航同音假借或以詩爲字

誤非也

發夕

詩載驅魯道有蕩齊子發夕毛傳發夕自夕發至旦鄭箋魯之道路平易文姜發夕由之往會焉案毛鄭義不同毛謂發夕以至于旦發者語辭是爲婦人夜行鄭以發夕與下豈弟對文豈

讀爲闔弟讀爲圍圍明也言闔明而往會之則此爲發夕往會之也發夕解與毛同而不言至旦下文闔明方是言旦是與毛傳不同方言發稅舍車也東齊海岱之間謂之發宋趙陳魏之間謂之稅戴氏東原疏證蓋釋詩齊子發夕之義言夕而解息車徒也此謂發夕猶夕發與毛鄭義又異然予以爲三說皆不可通發夕豈弟翱翔游敖相對成文豈弟者樂易也

本毛傳詩言豈弟甚

多皆訓樂易不應此句讀爲闔明可證箋說之謬爾雅釋詁體樂也夷弟易也此即毛義釋言體悌發也李巡孫炎皆曰闔明發行此即鄭義釋言多出後人所補非周公之舊發夕者旦夕也釋文引韓詩云發旦也廣雅發明也明亦旦也易林屯蹇升中孚竝云襄送季女至於蕩道齊子旦夕畱連久處此即本韓詩說猶云朝朝暮暮也後漢書張衡傳思元賦發昔夢於木禾兮穀也

崑崙之高岡李

賢注衡此夜夢禾生於崑崙山之上案昔夕古通賦亦誤解詩以發爲語詞故李注釋作此夜其實詩義不如是也又小宛明發不寐明發猶明旦楚辭招魂娛酒不廢沈日夜些王逸注不廢或曰不發發旦也引小雅明發不寐此誤說當作不廢爲長毛傳明發發夕至旦也亦非

蜉蝣掘閱

詩蜉蝣掘閱毛傳掘閱容閱也鄭箋掘閱掘地解閱謂其始生

時也案說文掘掘也

左哀二十六年傳掘褚師定子之墓釋文掘本或作掘吳語狐埋之而狐掘之章注

也

廣雅掘穿也閱與穴同宋玉賦空穴來風莊子作空閱

字通

作兒老子塞其兌閉其門兌與門對文淮南道應訓太公曰王若欲久持之則塞民于兌注兌耳目鼻口也是亦以兌爲穴也穴空能容故傳以容閱釋之谷風傳閱容也此傳容閱皆訓閱字非訓掘字故箋申之云解閱也詩義以喻君臣不恤政事恆

美其衣裳危亡無日若蜉蝣之居穿穴朝生夕死也

鄭箋以解
閔喻君臣

朝夕變易
衣服非

大戴禮曾子疾病篇魚鼈鼃鼃以淵為淺而歷穴其

中

廣雅掘掘穿也
掘與歷同義

荀子法行篇歷穴作堀說說苑敬慎篇潛夫

論貴忠篇作穿穴堀說卽詩掘閱堀與掘同說文堀突也引詩

蜉蝣掘閱詩義以掘為正則作堀者三家之借字與荀子作堀

同也說與閱亦通用詩我躬不閱左襄二十五年傳作說昭七

年傳南宮說禮記檀弓作南宮閱周語王孫說漢書古今人表

作王孫閱是其證

管子山權數篇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尹知章注掘穿也求物

反穿地至泉曰闕求月反王氏伯申曰玉篇廣韻掘音其勿其

月二切其月與求月同是掘字本有求月反之音故闕與掘通

亦音求月反掘闕二字音義無異也蓋管子本作闕校書者因其音義與掘同而旁記掘字傳寫者誤入正文尹不能釐正而強爲分別失之

見讀書雜識

案王說非也掘闕猶掘闕不得存闕去

掘

笙詩六篇

漢書儒林傳王式爲昌邑王師對使者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式爲免中徐公及許生弟子同出於魯申公是魯詩此六篇亦亡

持君文燦日都人士首章鄭禮記注以爲毛氏有之三家則亡蓋容有毛氏有之而三家亡者未有毛氏

已亡而三家猶存也

中鄉

詩采芑于彼中鄉案漢書地理志宏農郡陂池高帝八年復陂

池中鄉民又河內郡獲嘉故汲之新中鄉又山陽郡中鄉侯國
菑鄉侯國竊謂采芑篇新田菑畝訓釋並見爾雅中鄉與新田
菑畝連文必指田言漢志中鄉菑鄉文相類菑爲田二歲之名
中鄉亦其例也周禮有上地中地地下地之目中鄉其中地歟

豔妻

鄭氏箋詩以十月之交四篇爲厲王詩讀豔爲閭其說本於魯
詩漢書谷永傳永待詔公車對曰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閭妻
驕扇日以不臧又曰抑褒閭之亂外戚傳班婕妤賦曰哀褒閭
之爲邇晉書王沈等傳論曰援朱均以貳極煽褒閭而偶震此
皆以豔爲閭顏師古注谷永傳云魯詩十月之交篇曰閭妻扇
方處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又注外戚傳

云小雅刺幽王之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閭婁方處秦
戚傳亦用魯詩師古以毛詩釋之非後漢書左雄傳褒姒用權
七子黨進此用毛詩說
人知其一莫知其他

毛傳他不敬小人之危殆也鄭箋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之害
而無知當畏慎小人能危亡也孔疏小人惡直醜正故不敬則
危案畏慎卽是敬箋義與傳同左昭元年傳晉樂王鮒曰小人之卒章善矣吾從之杜注義取非惟暴虎馮河之可畏也不敬
小人亦危殆王鮒從斯義故不敢譏議公子圍又荀子臣道篇
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賢則案案與抑同不肖也人賢而不敬則是禽
獸也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禽獸則亂狎虎則危災及其
身矣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呂覽安死篇引此詩高注小人而爲政不可以不敬不敬之則危猶暴虎馮河之必死也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一非也人皆知小人之爲非不知不敬小人之危殆淮南本經訓亦引此詩高注言小人而爲政不可不敬不敬則危猶暴虎馮河之必死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害也故曰知其一而不知當畏慎小人危亡也故曰莫知其他皆可引申傳箋之義

鬼蜮

詩爲鬼爲蜮釋文正義不解鬼字其訓蜮字祇引洪範五行傳及陸璣蟲魚疏今案鬼蜮一類皆謂其能中傷人者漢舊儀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爲疫鬼一居江水爲癘鬼一居若水爲

魍魎蠱鬼

論衡訂鬼篇無蠱字

一居人宮室區隅善驚人爲小兒鬼東京

賦八靈爲之震懼况魍魎與畢方薛綜注魍小兒鬼

抱朴子登涉篇山中

山精之形如小兒而獨足走向後善來犯人人入山若夜聞人音大語其名曰蚺知而呼之卽不敢犯人也亦名熱內亦可兼

之水經注若水篇廬江水條下此水傍瘴氣時惡氣中有物不

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劉孝標世說新語注左

思初作蜀都賦云鬼彈飛丸以礮礮今無鬼彈故其賦往往不

同是皆言鬼之中傷人也春秋莊十八年秋有蠱左傳爲災也

杜注蠱短弧也蓋以含沙射人爲災正義服虔云偏身濩濩或

或故爲災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注蠱之言猶惑也其毒害

傷人形體不可見穀梁傳蠱射人者也范注蠱短弧也蓋含沙

射人楚辭大招蚺傷躬只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爲蚺生南越越

地多婦人男女同川淫女爲主亂氣所生故聖人名之曰蜮蜮
猶惑也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處甚者至死南方謂之短弧劉
歆以爲蜮盛暑所生非自越來也京房易傳曰忠臣進善君不
試厥咎國生蜮說文蜮短狐也段本改作狐似鼈三足以氣射害人
抱朴子登涉篇吳楚之野有短狐一名蜮一名射工一名射影
其實水蟲也狀如鳴蜩大似三合盃有翼能飛無目而利耳口
中有橫物角弩如聞人聲緣口中物如角弩以氣爲矢則因水
而射人中人身者卽發瘡中影者亦病而不卽發瘡不曉治之
者殺人其病似大傷寒不十日皆死又云射工蟲冬天蟄於山
谷間大雪時索之此蟲所在其雪不積畱氣起如灼蒸當掘之
不過入地一尺則得也陰乾末帶之夏天自辟射工也博物志

江南山谿中水射工蟲甲類也長一二寸口中有弩形氣射人影隨所著處發瘡不治則殺人周去非嶺外代荅余在欽一夕燕坐見有似蜥蜴而差大者身黃脊黑頭有黑毛抱疏籬之杪張額四顧聳身如將躍也適有士子相訪因請問之荅曰此名十二時其身之色一日之內逐時有異口嘗含毒俟人過則射其影人必病余曰非所謂蜮者與生曰然鄺露亦雅斑衣山子插青銜弩裸體獸交遺精降於草木嵐蒸瘴結盎然化生狐長三寸狀如黃熊口銜毒弩巧伺人影胎性使然也予南海有水弩蟲四月一日上弩八月一日卸弩亦能射人與此不同予游六磨影落澗水爲短狐所射毒中左足適欲撲殺有大蟾鼓腹踴躍搯其喉而食之未幾痛入骨髓始殆如蟻卵仁如蜂房仁

如盤渦乍如蛇蝱一日一夜其變百出其大二寸間過三寸則死毒大如狐則對時死遍走羣醫命在呼吸遽然猛省蟪能食之必能制之偶有八字丹蟾跳躍草際取向毒處一吸支體立運毒口出涎滴石石爛魂魄漸復如坐冰壺其口兩月方合聞鴛鴦鸞鷟皆能食之腦可止痛諸說皆詳悉故備錄之

以社以方

博古圖載周尹卣蓋惟十有二月王初祭旁歐陽圖說以旁爲旁始旁之旁非也旁方古字通用或謂旁亦可爲旁之假借說文示部繫門內祭先祖所旁皇也郊特牲索祭祝于祔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祭以詩甫田首月斯其時祭歟案祔取旁皇之義若以旁代祔恐非以社以方毛傳方迎四方氣於郊也鄭箋秋祭社與四方爲五穀成熟報其功也正義引曲禮注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

郊也傳主迎氣指四時言箋主報祭指秋言各舉一節耳又大
田來方禋祀鄭箋成王之來則又禋祀四方之神祈報焉雲漢
方社不莫鄭箋祭四方與社又不晚案春祈秋報皆為四方之
祭博古圖又載周司寇匪雲此稱祭旁當是秋報然周十二月
為夏之十月報祭當在秋而此在冬者或五穀成熟歲晚也

東有啟明西有長庚

詩毛傳日且出謂明星為啟明日既入謂明星為長庚爾雅孫

注明星太白也晨出東方

據史記索隱補晨字

高三舍

索隱作三丈

今日明星

昏出西方高三舍今日太白案史記天官書太白其他名明星
又云以攝提格之歲與營室晨出東方至角而入與營室夕出
西方至角而入與角晨出入畢與角夕出入畢與畢晨出入箕

與畢夕出入箕與箕晨出入柳與箕夕出入柳與柳晨出入營
室與柳夕出入營室凡出入東西各五爲八歲二百二十日復
與營室晨出東方其大率歲一周天其始出東方行遲率日半
度一百二十日必逆行一二舍上極而反東行行日一度半一
百二十日入其庫近日曰明星柔高遠日曰大囂剛其始出西
行疾率日一度半百二十日上極而行遲日半度百二十日旦
入必逆行一二舍而入其庫近日曰太白柔高遠日曰大相剛
此言太白晨昏出入甚詳可補詩正義之略又天官書歲星以
五月與胃昂畢晨出日開明此但言其晨出不言其夕出則別
是一星而後人疑爲詩之啟明又避諱改啟作開也王充論衡是應篇解
啟明長庚兼取歲星太白正坐此失天官書又云長庚如一匹布著天此星見兵

起亦是妖星偶與太白同名非詩長庚又始皇本紀三十三年
明星出西方皇甫謐云彗星見亦非此明星

既立之監或佐之史

詩賓筵篇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毛傳立酒
之監佐酒之史正義燕禮鄉射並立司正鄉射注云解倦失禮
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卽引詩云既立之監或佐之史案
燕禮鄉射鄉飲酒旅酬皆有司正司正卽監也儀禮燕禮云射
人自阼階下請立司正公許射人遂爲司正鄭注君許其請因
命用爲司正又云將留賓飲酒更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又
鄉射禮云作相爲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再拜司正答拜鄉
飲酒禮云作相爲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拜司正答拜皆立

之監也禮記鄉飲酒云工告樂備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鄭注立司正以正禮則禮不失可知一人或爲二人案二人謂監史也射義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使公罔之養序點揚觶而語此卽二人爲司正之證正義云一人謂主人之吏也將留賓旅酬爲有懈情故主人使相禮者一人爲司正以監之

案漢書齊悼惠王世家高后立諸呂爲三王嘗入侍高后令朱虛侯劉章爲酒吏是漢時飲酒猶存立監

禮之惟史不常立故云或佐之史呂氏讀詩記淳于髡說齊威王

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秦王趙王會酺池秦王請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某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趙王鼓瑟簡相如請秦王擊缶顧召趙御史書之曰某年某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缶此立史之證

有芄者狐

毛傳以芄爲小獸貌釋文芄薄紅反未知所本案芄疑或作芃
淮南子原道訓禽獸有芃人民有室高注芃蓐也又脩務訓虎
豹有茂草野彘有芃背集韻芃渠尤切一曰獸蓐詩以狐之有
蓐興民之有居左傳虞人之箴曰民有廢廟獸有茂草言各安
其居也今民有周道之瘁不如狐也

陳君奭詩傳疏芃與蓐
一弊之轉義不可解

靈星

詩絲衣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案靈星卽龍星角亢也故又曰
角星龍屬辰辰爲大火故又曰火星辰爲農祥故又曰農祥又
曰天田星星色赤又曰赤星靈通作零又曰零星王充論衡祭
意篇靈星者神也神者謂龍星也後漢安帝紀李賢注龍星角

亢漢書郊祀志注引服虔曰祠角星以后稷配食蔡邕獨斷靈
星火星也亦曰龍星張晏郊祀志注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
也晨見而祭之後漢祭祀志舊說星謂天田星也一日龍左角
爲天田官主穀史記天官書赤星宋舒云祠官歲時行禮正義
赤星卽靈星祠龍左角色赤淮南子主術訓君人之道其猶零
星之尸也儼然元默而吉祥受福後漢東夷傳高句驪好祠零
星三國志東夷傳高句驪祀靈星是靈零同也郊祀志或言曰
周興而邑郃立后稷之祠祠是祭名非祠字也後志作祀至今血食天下於是
高祖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孝武元
豐三年夏迺下詔令天下尊祠靈星祭祀志漢興八年有言周
興而立后稷之祀於是高帝令天下立靈星祠言祀后稷而謂

之靈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祀用壬辰位祠之壬爲水辰爲

龍就其類也牲用太牢縣令長侍祠舞者用童男十六人舞者

象教田初爲芟除次耕種耘耨驅爵及穫刈舂簸之形象其功

也周禮大司樂凡舞有帔舞後鄭注云帔析五采緇今靈星舞子持之是也劉昭注漢舊儀曰靈星

春秋用太牢禮也此漢祀靈星之禮其牲用太牢與詩所云自

羊俎牛合後志言太牢前志言祠以牛不言太牢者略之後漢東夷

傳注辰日祀以牛號至隋時用一少牢其祀始卑與古異也淮

南言零星之尸儼然元默高誘注尸祭主也尸不言語故曰元

默亦與詩所云不吳不做合周語辰馬馬猶龍也農祥也后稷所經

緯晉語辰以成善后稷是相三國志陶謙傳注吳書曰除舒令

祠零星晉書天文志明帝太和初太史令許芝奏日應蝕與太

尉於靈星祈禳又晉祠令郡縣國祠社稷先農縣又祠靈星

見北

史劉通典立秋後辰日祀靈星祝曰九穀方成三時不害馮茲

多祐介其農穡隋開皇初於國城東南七里延興門外爲靈星

壇立秋後辰祠以一少牢

見隋書禮儀志二

此皆倣古禮而行之者北

史劉芳傳謂靈星本非禮事兆自漢初非

論衡祭意篇靈星之祭祭水旱也於禮舊名曰雩一歲再祀蓋

重穀也春以三月秋以八月

漢舊儀古者歲再祠靈星

二月之時龍星始出

故傳曰龍見而雩春雩之禮廢秋雩之禮存故世常脩靈星之

祀到今不絕世儒案禮不知靈星何祀緣靈星之名說曰歲星

歲星東方也東方主春春主生物故祭歲星求春之福也四時

皆有力於物獨求春者重本尊始也審如儒者之說求春之福

反以秋祭非求春也又曰明星非歲星也乃龍星也龍星二月見則雩祈穀雨龍星八月將入則秋雩祈穀實應劭風俗通漢書郊祀志高祖五年初置靈星祀后稷也謹案祀典既立稷又有先農無爲靈星復祀后稷也左中郎將賈逵說以爲龍第三有天田星靈者神也故祀以報功辰之神爲靈星故以壬辰日祀靈星於東南金勝木爲土相也案論衡辨龍星非歲星及以靈星之祭爲雩祭皆是也惟雩正祀在建巳月左傳所謂龍見而雩若春秋所書秋冬雩皆因旱而請雨非正祀也今誤據漢儀以爲二月八月有兩雩竝非至后稷配食靈星周語晉語後漢祭祀志前漢郊祀志注引服虔竝有此說應劭非也詩正義引周書作雒解農星皆與食今檢作雒解設巳兆於南郊以祀

上帝配以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農星必星辰二字之倒
誤南郊祀天日月星辰皆得配食又星中已有靈星無爲別設
隋書禮儀志一陳制祀昊天上帝日月五星北斗二十八宿司
中司命司人司祿風師雨師靈星於下立爲眾星之位又似郊
天得有靈星豈當時逸書已誤抑星辰下脫靈星二字歟

禮記隱義

梁書何允傳解禮記於卷背書之謂爲隱義又著毛詩隱義十

卷禮記隱義二十卷

唐書藝文志有禮記隱二十六卷蓋別一書朱氏彝尊經義攷疑隱下脫一義字非

案毛詩隱義未見唐人稱引惟禮記隱義陸氏釋文孔氏正義
多引之予綜其說得三十二事曲禮獻米者操量鼓隱義云樂
涇人呼容十二后者爲鼓

與正義所引文異

郊特牲注沛清酒以舊醑

之酒者爲其味厚腊毒也隱義云腊久也久酒有毒內則舅姑

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注雖有勤勞不敢掉罄隱義云齊

人以相絞訐爲掉罄

與正義所引同

又去其餌注餌筋腱也隱義云腱

筋之大者玉藻大夫以魚須文竹隱義云以魚須飾文竹之邊

雜記注尸亦使之於此隱義云使之言移也喪大記注角以爲

斛水斗隱義云斛容四升也祭統注所謂自卑至賤隱義云卑

音必利反仲尼燕居謂萬物之符長皆來爲瑞應者也隱義云

符謂甘露醴泉之屬長謂麟鳳五靈之屬此見於釋文所引也

曲禮解屨不敢當階隱義云古者屨頭鼻綦繩相連結之將升

堂解之也又容不虛口注虛口謂醕也隱義云醕飯畢蕩口也

又獻米者操量鼓隱義云東海樂浪人呼容十二斛者爲鼓以

量米又國君不乘奇車注奇車獵衣之屬隱義云獵車之形今之鉤車是也衣車如鼃而長也漢桓帝之時禁臣下乘之又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注以出竟恐辱親也隱義云嫌見奪故云恐辱親也又大夫士去國踰竟爲壇位節隱義云去國當待放也若士不得放臨去皆行此禮也曾子問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隱義云東方用戟南方用矛西方用弩北方用楯中央用鼓禮器禮之以多爲貴者以其外心者也隱義云萬物在人外非已所有故以多爲貴也又外之爲樂隱義云樂多其外見者謂衣服萬物悉外見物也已有功德故得使有此物以光輝祀先人爲樂也內則敦牟卮匱注牟讀曰整也隱義云整土釜也今以木爲器象土釜之形又

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于冢婦注雖有勤勞不敢掉罄隱義云齊人謂相絞許爲掉罄少儀不得階主注階上進者隱義云階可升上故云上進也又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隱義云公卿亦有司徒官以掌喪事也又侍投則擁矢隱義云尊者委四矢於地一一取以投卑者不敢委於地悉執之也又怠則張而相之隱義云君怠惰當張設法而助之或張強其志以廣大之也喪大記君於士旁三拜隱義云士有三等一等一拜故三下膝也一云旁猶不正也或云眾士都共三拜也

案一云以下疑正義

說又君將大斂卿大夫卽位於堂廉隱義云堂廉卽堂上近南雷爲廉也又祥而外無哭者隱義云練後三日一哭於次次在中門外謂塋室也至大祥則不復於外若有弔者則入卽位哭

是外無哭者又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隱義云大夫士父母之喪既小祥而歸庶子爲大夫士者也適子終喪在殯宮也又君裏棺用朱緣隱義云朱緣皆緇也又魚躍拂池隱義云振容在下是魚在振容間又比出宮御棺用功布隱義云羽葆功布等其象皆如麾此見於正義所引者也

禮記音義隱

曲禮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正義引音義隱云天子曰不豫諸侯曰不茲大夫曰犬馬士曰負薪又有天王某甫注某甫且字也正義引音義隱云且假借此字也又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注謂嚮夫承命告天子辭也正義引音義隱云嚮夫主諸侯所齎幣帛皮圭之禮奉以白於天子也

又雉曰疏趾正義引音義隱云雉之肥則足疏又檀弓注夾美道爲位釋文引音義隱云美平道案隋書經籍志禮記音義隱一卷謝氏撰又禮記音義隱七卷不言撰者姓氏孔疏所引不知於二書爲誰又曲禮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正義引音隱義云雖無列於朝有吉凶猶反告於宗後其都無親在故國不復來往也音隱義當是音義隱之倒譌音義隱爲謝氏撰因學紀聞引隋志作射氏字雖不同然不云射慈也注家直以唐志射慈小
斂禮記音二卷及釋文序錄所云射慈禮記音一卷當之未免

謝

曲禮若不得謝經義述聞以謝爲告案史記張陳列傳有所養卒謝其舍中日吾爲公說燕漢書陳餘傳同晉灼曰臣辭相告

曰謝師古曰謝其舍謂告其舍中人也周勃傳使人稱謝師古曰謝告也

猶豫

經義述聞通說釋猶豫最詳案猶豫或作允豫後漢書來歙傳隗囂傳王元說囂多設疑故久允豫不決李賢注允豫不定之意也說文允允行貌也今本說文作允淫淫行兒音淫東觀記曰狐疑不決也馬援傳計允豫未決伏湛傳亦曰允豫未決注允行貌也義見說文豫

亦未定也允音以林反盧植傳論雖賁育荆諸之倫未有不允豫奪常者也注允人行貌也音淫言允豫不能自定也竇武傳太后允豫未忍注允音淫允豫不定也允豫即猶豫猶允一聲之轉舊聲允聲古本不通而音轉最近以猶豫為獸名非也

吳仁傑兩漢聚誤補遺揚雄傳窮尤闕與言三軍捕禽獸行者窮追之未定者闕止之耳尤猶音相近南史淫預堆案南史庾域子子與傳作淫預石今寰宇記作猶與言取途不決淮南書云善用兵者擊其猶猶陵其與與此賦上文亦云淫淫與與前後要遮其義一也此皆足以引申猶豫之義

招搖在上急繕其怒

曲禮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鄭注急猶堅也繕讀曰勁又畫招搖星於旌旗上以起居堅勁軍之威怒象天帝也招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釋文及孔疏皆以北斗第七星搖光爲招搖案史記天官書杓端有兩星一內爲矛招搖一外爲盾天鋒漢書天文志搖作搖鋒孟康曰近北斗者招搖招搖爲天矛晉灼曰更河三星

天矛鋒招搖一星耳晉書天文志帝席北三星曰梗河天矛也

案志以梗河爲天矛孟康一日天鋒主胡兵其北一星曰招搖

以招搖爲天矛說微異

一曰矛楯其北一星曰元戈皆主胡兵是招搖爲杓端別一星

非主指也漢書楊雄傳甘泉賦曰詔招搖與太陰兮伏鉤陳使

當兵以招搖當兵故畫於旌旗以象之鄭孔以北斗第七星搖

光爲招搖非也司馬貞索隱說文云杓怒讀如字史記天官書

旬始星名徐廣出於北斗旁狀如雄雞其怒青黑漢書天文志

象伏鼈李奇曰怒當音怒晉灼曰怒雌也晉書天文志或曰怒

同或曰怒色青宋均曰怒謂芒角刺出晉書天文志織女三星

大星怒角布帛貴史記正義亦云織女三星左旗九星在鼓左

旁星怒馬貴熒惑其出色赤怒逆行成鉤已隋書天文志市中

星稀則歲虛熒惑守之戮不忠之臣若怒角守之戮者臣殺主
據此是怒爲星之芒角刺出宋均說是也左襄二十八年傳歲
之次以害鳥帑杜注鳥尾曰帑此李奇所本然鳥是七星故有
帑矣晉書天文志及晉書畫招搖星於旗而芒角四出象星怒
以怒爲雌亦不知所據鄭注謂軍之威怒亦未晰

曲禮所載旗制可補周禮所未備案管子兵法篇九章一日舉
日章則晝行二日舉月章則夜行三日舉龍章則行水四日舉
虎章則行林五日舉鳥章則行阪六日舉蛇章則行澤七日舉
鵠章則行陸八日舉狼章則行山九日舉韓章則載食而駕注
韓韜也謂韜其章而舉之則載其所食而駕行矣此又可補曲

禮所未載

謝慈

檀弓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正義謝慈云下室之饋器物几杖如平生案謝慈或作射慈陸氏禮記釋文序錄有射慈云字孝宗彭城人吳中書侍郎齊王傳禮記音一卷隋書經籍志喪服要記一卷下注梁有喪服變除圖五卷吳齊王傳射慈撰亡又禮記音二卷下注梁有射慈音一卷亡今其音說無可攷見三國志孫休傳年十三從中書郎射慈受學孫奮傳傳相謝慈等諫奮奮殺之裴松之注慈字孝宗彭城人見禮論撰喪服圖及變除行於世

案裴氏於孫休傳不注而注於孫奮傳則未知射慈即謝慈也

南齊江謐傳江夏王義恭第十五女卒年十九未笄禮官議從成人服左丞孫奭重

奏禮記女子十五而笄鄭云年應許嫁者也其未許嫁者則二十而笄射慈云十九猶爲殤禮官違越經典於禮無據南史同所引謝慈說禮疏齊志之外惟通典多有之射謝茲慈古字通用朱氏彝尊經義攷以射慈音爲卽隱義不知隱義乃何允作與射慈無涉

朝夕

玉藻朝元端夕深衣皆謂視朝詩莫肯朝夕禮日入而夕朝不廢朝左傳朝而不夕晉叔向夕楚右尹子革夕齊子我夕張老夕士茁夕孫氏詒讓曰周禮夏官道僕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人其法儀如齊車第注朝夕朝朝莫夕是朝夕並視朝之證

妃

古者上下皆稱妃曲禮天子有后有夫人又曰天子之妃曰后

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檀弓鄭注帝嚳而立四妃矣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餘三小者爲次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取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取十二卽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妃又三二十七爲八十一人以增之合百二十一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嬪也世婦也女御也由鄭注觀之則后夫人嬪世婦女御皆得爲妃明尊卑之稱不繫此也曲禮不言天子有妃知妃非后專稱也夫人以下不稱妃者承上文而辭省也左傳惠公元妃孟姜昭八年傳陳哀公元妃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伋下妃生公子勝則諸侯之夫人稱妃也儀禮少

牢饋食禮諸侯卿大夫祭其祖禰於廟之禮也而云以某妃配
某氏鄭注某妃某妻也左宣三年傳文公報鄭子之妃服虔云
鄭子文公叔父子儀也齊策魯仲連謂孟嘗君曰君後宮十妃
則大夫之孺人稱妃也妃亦為婦人之通稱左桓二年傳嘉耦
曰妃成人年傳士之二三猶喪妃耦案士統庶人言詩氓序或乃因而
自悔喪其妃耦有狐序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秦策貞女
工巧天下願以為妃韓勅碑并官聖妃先生郭輔碑娥娥三妃
行迫大姬三妃謂郭輔之三女字通作妻說文妻妻往來貌也曹全碑大
女桃妻是妃為婦人之美稱故通稱也魏書有河陰縣民張智壽妹名容妃北齊有孟
阿妃造像記後周觀世音造像有女妃
孀妻府于妃之文皆民女之稱妃者

用水火必時

禮運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鄭注用水謂漁人以時漁爲梁春
獻鼈蜃秋獻龜魚也案春秋之獻僅指飲食必時而言不得指
爲用水之證今攷管子禁藏篇當春三月荻室煖造鑽燧易火
杼井易水所以去茲毒也輕重已篇冬盡而春始教民樵室鑽
燧墜竈泄井所以壽民也案荻室卽樵室謂繕屋造卽竈字見
周禮大祝注煖乃墜形近之譌鑽燧墜竈皆謂易火杼井卽洵
井謂易水也古人易時則改水故東坡詩云石泉愧火一時新
據時俗以清明日洵井則宋時猶有行之者改水改火故爲用
水火必時鄭注解用火不誤而解用水則以漁人入澤梁當之
非也

樂記武亂皆坐周召之志也注亂謂失行列也失行列則皆坐
象周公召公以文止武也正義作此武舞迴移轉動亂失行列
案武亂謂武樂之終亂有治義猶所云關雎之亂也樂記上云
復亂以飾歸注謂鳴饒而止明以整歸也又始奏以文復亂以
武注武謂金也正義武謂金饒也復亂武亂文正相同舞者皆
坐行列無从散失下文云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
退得齊焉是未有以失行列爲節者史記集解引王肅云武亂
武之治也皆坐以象安民無事也此義較鄭氏似勝又樂記下
云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句以崇
論語以崇與
同崇終也鄭注訓充亦終備之義史記樂書以崇屬下天子爲
句非隋書音樂志又依樂記象德擬功武始而受命再成而定
由東三成而平蜀道四成而北狄是通五成而江南是拓
六成復綴以闡太平蓋本樂記爲文亦誤以崇屬下句六成

爲終可得云亂此武亂以象周召則尙是五成亦得稱亂者皆
坐之後卽反初位故知武亂兼五成六成言也論語闕雖之亂
謂闕雖三篇而止稱闕雖以統葛覃卷耳二詩先從叔丹徒君說凌氏延堪說
同與此武亂兼六成言正同

文王追稱王

禮記大傳武王旣殺紂設奠於牧室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
王昌逸周書世俘解王烈祖自太王太伯虞公王季文王邑考
以列升張惠言曰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以太伯虞公邑考配也孔叢子居衛篇申祥問曰
殷人自契至湯而王周人自棄至武王而王周魯之後也周人
追王太王王季文王而殷人獨否何也王充論衡感類篇武王
伐紂下車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此皆謂文王是追王也中庸獨

言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似文王已自
稱王故追王不及文王其實不然史記伯夷列傳武王伐紂載
本主號爲文王則知定謚稱王皆在此時文王追王在先至伐
紂之後設奠牧室竝王太王王季耳大傳等書統先後言之中
庸就設奠牧室時言之詞異而義同也武王末受命其時天下
未集綜理多務追王之事或命周公爲之如成王時周公制禮
作樂之比故曰成文武之德不必武王旣歿周公始爲之也
春秋
王追謚古公爲太王不言追謚王季文王者自是略詞或版本
西伯卒太子發立任周召而伐殷天下已安乃稱
諡脫也然云西伯卒又云天下已安乃稱王則武王
伐紂前尚未敢稱王而文王之未稱王更可知矣
紀紂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又云西伯獻洛西之地以請
除炮烙之刑紂乃許之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爲西伯又云西

伯歸乃陰修德行善

周本紀亦云西伯陰行善

及西伯伐飢國滅之

書但言戡黎周

紀但言敗耆國不言滅也

西伯既卒周武王於是遂率諸侯伐紂紂赴火而

死於是周武王爲天子周本紀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

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

長虞芮之人皆慙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

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邾明年伐崇

侯虎而作豐邑明年西伯崩

崩是後所追書

太子發立是爲武王西伯

蓋卽位五十年觀此則受命之言特當時諸侯所許非文王所

稱也明年云云亦就虞芮質成之明年遞數之故史公復總釋

之曰蓋卽位五十年位者三公西伯之位非天子位也

史記正義帝王

世紀文王卽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更爲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說誤

本紀又云詩人道西伯

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同年而崩諡爲文王改

法度制正朔追尊古公爲太王公季爲王季武王卽位九年當時

以武王上冒文王之年不改元則上文十年其爲七年無疑尙

書大傳王作七年古七字多書作十也說者乃謂武王十一年

伐紂十三年滅紂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爲文王木

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尊此

當時緯書所說太史公兼采異聞故竝錄之蓋者疑詞史公所

不敢信也詩人或出三家張守節正義引毛詩云文王九十七

而終終時受命九年則受命之元年年八十九也今檢毛詩序

傳皆無其文明是後人誤用史記說詩非毛詩所本有且紀以

追王爲在文王時攷之諸書無一合者可知其說之不足信矣

尙書大傳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邠三年伐密四

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其說與史公不同史
但言明年此則分言一年二年蓋後人以虞芮質成爲文王受
命之始故歷數之至七年耳周書文傳解文王受命之九年云
云漢書律厯志引三統云文王受命九年而崩雖七年九年不
同然皆後人所追數命者天命詩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則王
業之基始于虞芮質成之年矣或謂受命受西伯之命此曲說
且西伯之命在虞芮質成前尙
書言大王肇基王迹則卽謂太
王已受命可也於文王乎何疑文王伐耆在虞芮質成後史記
在四年
年大傳
在五年而書猶言西伯戡黎不言其稱王也文王以修德爲紂
所忌囚之羑里若使文王稱王紂豈能安之聽其負固六七年
而不一加之罪哉卽曰紂昏憤不知然其臣若微子比干直言
敢諫而伐耆之時祖伊奔告皆無一言及文王稱王何也紀言

文王陰修德行善而先自加尊號明示天下是王業未成而先
速不臣之兵後世如曹操司馬懿猶不敢爲而謂文王爲之乎
武王滅紂頑民不靜可知文王之時商家德澤流風善政猶有
存者則其不敢稱王非惟文王所不爲抑亦勢有不得也自文
王稱王之說興而踵其誤者遂謂武王卽位上冒文王之年不
稱元伯夷列傳伯夷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淮南齊
俗訓武王伐紂載尸而行尸主也海內未定故不爲三年之喪始
律厯志再期在大祥而伐紂則以武王伐紂未畢喪也太平御
覽三百三十九引桓譚新論維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
孟津之上此武王已異三年之喪欲卒父業則以武王伐紂已
畢喪也雖其說不同然皆以武王爲上冒文王之年則又似文

王稱王今攷之逸周書乃大不然柔武解維王元祀

孔見注此大王卒之

明年也

一月既生魄王召周公旦曰嗚呼維在文考之緒功大開

武解維王一祀二月王在鄠密命下文云周公拜曰訖文考之功小開武解維王二祀一月既生魄王召周公旦下文云周公拜手稽首曰在我文考寶典解鄠謀解竝云維王三祀據此諸解則知武王卽位改元未嘗上冒文王之年而文王之未稱王更可知矣泰誓所言九年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武王載文王主以行若違父命以伐紂者故自稱太子或謂太子爲居喪之稱是用緯書爲說本篇所載若白魚入舟赤烏流屋皆可見盡信書不如無書孟子于武成取二三策吾于泰誓亦云

應劭風俗通三王篇論語文王率殷之畔國以服事殷

此兼左傳論語

文
時尙臣屬何緣便得列三王哉經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
言王業始兆於此若文王生稱王便是不臣孔子焉能稱其至
德太王王季皆見追號亦可謂之已王乎孔穎達周易序云案
升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後始追號文王若爻辭
是文王所制不應云王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又
武王觀兵之後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應豫言箕子之明夷又
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說者皆云西鄰謂文王
東鄰謂紂文王之時紂尙南面豈容自言已德受福勝殷又欲
抗君之國遂言東西相鄰而已又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
吾乃知周公之德驗此諸說以爲卦辭文王爻辭周公馬融陸
績等竝同此說今依而用之又尙書泰誓序正義云易緯稱文

王受命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鄭元依而用之言文王生稱王已改正然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豈紂尙在而稱周王哉若文王身自稱王已改正朔則是功業成矣武王何得言大勳未集欲卒父業也春秋王正月謂周正月也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其意以正爲文王所改公羊傳漢初俗儒之言不足以取正也春秋之王自是當時之主非改正之王文王世子稱武王對文王云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呼文王爲王是後人追爲之辭其言未必可信亦非實也案應孔說竝是漢儒如康成猶不免爲緯所惑故詳錄之

壹戎衣

中庸壹戎衣或謂當作殪戎殷用武成文此恐未然隋書音樂

志皇帝獻皇祖太祖文皇帝奏夏曲云終封三尺劔長卷一戎衣又獻高祖武皇帝奏夏曲云戎衣此一定韓擒虎賀若弼傳論自此一戎威加四海潘徽傳戎衣而籠關塞朝服而埽江湖唐高祖討薛舉令方一戎衣靜茲多難修武備詔大定戎衣止戈斯在禪位皇太子詔師不踰時戎衣大定太宗議於太原立高祖寢廟詔一戎大定四海宅心又晉祠銘序一戎大定六合爲家皆用本字爲訓

三年之喪達乎天子

中庸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案三年之喪統言父母及后世子父母之喪專指父母故分別言之正義引昭十五年左右傳穆后崩太子壽卒叔向云王一歲而有三年之

喪二焉左傳正義又引喪服斬衰三年章有父爲長子杖期章傳父必三年然後娶則夫之於妻有三年之義故可通謂之三年之喪是也

陳君立曰父在爲母與妻雖期備有祥禫之節故亦得稱三年

今案周禮宰夫注

大喪王后世子也大宗伯注大喪王后及世子也喪以三年爲大故統謂之三年之喪但妻之喪三年乃娶貴賤所同世子之喪則有差異喪服小記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禫故也大傳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正義曰明父是適爲長子斬父是庶子不得爲長子服斬也然則長子三年之喪不能貴賤皆同故經文於三年之喪直云達乎天子爲其有差異也父母之喪直云無貴賤一也爲其無差異也

墨子節葬下妻與後子死者五

五字

皆喪之三年非儒下其禮

曰喪父母三年其妻後子三年若以親疏爲歲月之數則親者多而疏者少矣是妻後子與父同也若以尊卑爲歲月數則是尊其妻子與父母同又公孟篇喪禮君與父母妻後子死三年喪服

愈愚錄卷二終

南海潘乃成番禺陳慶修校字